

吳戈

晉江僑領與中華總商會：一部百年星圖



吳戈談僑

菲律賓中華總商會自1904年創立至今，已走過百餘年歷程。其會史，「是一部菲律賓華人的開拓史、奮鬥史和發展史」。而在這一歷史長卷中，晉江籍僑領的身影尤為醒目。據《菲律賓中華總商會110週年紀念特刊》「歷屆領導」一章所載，自1904年至2014年，可明確統計的歷屆會長、理事長共計44位，其中祖籍福建晉江（含現石獅市）者27位，占比高達61.4%。若將同屬泉州府的南安籍計入，整個泉州府籍領袖占比超過68%。這一組數據清晰地揭示了一個事實：在菲律賓華人社會的最高商業組織中，晉江商幫構成了絕對的主導力量。這份主導不僅體現在人數上，更體現在任期的集中性上。施光銘連任九屆，李清泉蟬聯六屆，施性水執掌六屆，李逢梧先後擔任六屆。這種長期連任的現象，折射出晉江籍領袖在商會內部享有的高度信任與威望。他們的商業領域同樣廣泛，從木材、鐵業、土產，到金融、布業、藥品，幾乎覆蓋了菲律賓華商經濟的所有重要板塊。這種行業分佈的多樣性，使晉江籍領袖群體能夠從不同角度把握經濟脈動，在決策中形成互補與制衡。

從時間的維度審視，晉江籍僑領大致可劃分為四個代際。第一代以邱允衡、施光銘為代表，他們大多生于19世紀中後期，少年南渡，從學徒店員做起，在布業、土產等傳統行業中積累資本，承擔了創會與奠基的重任。邱允衡「鑒于僑商若散漫其組織，對內對外則不能發生力量，乃出而聯絡商店，組織本會，任首屆會長」。第二代以李清泉、許友超為旗幟，他們受過較好的中英文教育，身處菲化案層出不窮的年代，將維權抗爭作為主旋律。李清泉領導抗爭西文簿記案，「由初庭而高等法院而美國大理院，幾經挫折，卒獲勝訴」。許友超更從商界跨越至政界，應蔡廷鍇之邀出任廈門市市長。第三代以施性水、李峻峰為中堅，他們經歷太平洋戰爭的浩劫，在戰後民族主義浪潮中應對零售商菲化案、禁僑案等一系列嚴峻挑戰。施性水「寢不安席，殫精竭慮，策劃應付」，成功化解多起重大危機。第四代以李逢梧、吳榮祥、盧祖濂為代表，他們成長于菲律賓獨立之後，將商會定位從單純的「護僑」轉向積極的「融入」。李逢梧提出「促進中菲民族的融合，支持菲律賓經濟的發展，是本會作為首要的工作」，常年率領醫療隊深入窮鄉僻壤義診贈藥。

將目光投向晉江本土，一幅更為生動的籍貫地圖徐徐展開。這些僑領的祖籍地高度集中于沿海鄉鎮，金井、深滬、龍湖、永寧，無一不是明清以來海上交通的要衝。金井石圳村走出了李清泉，龍湖檀林村走出了許友超，永寧銀江鄉走出了李煥彩與李逢梧。一村之中多位僑領的現象，與當地宗族網絡的互助傳統密切相關，也體現了成功者的示範效應。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僑領的祖籍地多為鄉村而非縣城，正是這些傳統農業鄉村，在近代大量人口出洋謀生之後，逐步演變為名揚海內外的僑鄉。

從邱允衡到盧祖濂，四代晉江籍僑領各具時代特色，卻一脈相承。創業奠基的務實穩重，維權發展的勇於擔當，戰後應變的堅韌幹旋，融入轉型的開放包容——這些特質的代際傳遞，確保了商會領導核心的持續穩定，也為菲華社會的發展提供了組織保障。百年星圖，璀璨如斯。晉江籍僑領在菲律賓中華總商會這一舞台上，不僅書寫了個人的商業傳奇，更編織了一張跨越山海的地域網絡。這張網絡的經緯，一端連著晉江僑鄉的鄉土根脈，一端連著菲律賓華社的商業版圖，在百餘年的風雨中愈加密實，至今仍在延續。

泉源森

生老病死——人生必經之路



無所不談

人生如四季，有春花，也有秋月；有晨曦，也有黃昏。自古以來，無論帝王將相，還是平民百姓，都離不開「生、老、病、死」四個字。它像一條無聲的河流，把每一個人從出生帶到終點，也讓人在有限的歲月中，思索生命真正的意義。

病是人生當中最痛苦的階段，老年人凡是生活不能自理的，都活得很痛苦，忍受著臥病在床的煎熬、病痛所帶來的苦楚，像在過活地獄似的；難怪長輩們常常說道，他們不願意臥病在床，希望能在睡夢中無疾而終。有些人更為了逃避臥病在床的痛苦，而選擇輕生，避開長年臥病又不能自理的痛苦煎熬，像是台灣的知名女作家瓊瑤。

嬰兒初生之時，一聲啼哭，便宣告一段人生的開始。每一個生命，都像一粒種子，被帶到這個世界，有人生於富貴之家，有人生於平凡人間，但無論貧富貴賤，生命本身已是珍貴的恩賜。孩童時代，天真無邪，對世界充滿好奇，看見花開會歡笑，看見蝴蝶會追逐。那時的人生，如春天般清新；人們在成長中學習語言、知識、感情，也開始明白人世間的悲歡離合。

死亡則是所有生命共同的終點，無論是英雄豪傑，絕世佳人，還是販夫走卒，最終都會化為塵土。許多人談「死」色變，因為未知令人恐懼，也因為人們捨不得離開這個世界。但是若沒有死亡，生命或許也失去了值得珍惜的地方。正因為人生有限，人們才更懂得珍惜每一天，花會凋謝，所以花開才美；夕陽終會落下，所以黃昏才會動人。

然而，「生」不只是肉體的誕生，更是心靈的覺醒。一個人若懂得仁愛、善良與責任，即使年紀尚輕，也是真正地活著；若內心麻木冷漠，即使身體健壯，也不過像行屍走肉。人一天天地長大，也一天天地衰老；青春雖美，卻如朝露短暫，昔日烏黑的頭髮，終會漸漸斑白；曾經！靈活的雙腳，也可能步履蹣跚。

人類對於生命與整個宇宙相比之渺小、形同滄海一粟般、宇宙與生命來源，以及其目的等問題，不是沒有想過，多少古今聖賢先哲都想過這問題，而百思不得其解；有人忽而大徹大悟、有人乾脆不去想它，認為那是智者之事，就活在今生快樂而過，為何要去想那些超出自己智力範圍的事情呢？

許多人害怕衰老，因為它代表青春遠去、體力下降，甚至被社會忽略。然而真正的老去，不只是容貌的改變，而是心境的枯萎。有些老人白髮蒼蒼，卻仍童心未泯，心懷熱情，關愛他人；有些年輕人雖血氣方剛，內心卻早已失去希望。老年，其實也是人生最沉靜的季節，經歷過風風雨雨後，人會明白名利如煙，恩怨如夢。

生老病死，是自然之道，也是人生必經之路。沒有人能逃避歲月，也沒有人能永遠停留在青春之中，但人在有限的生命裡，仍可以選擇如何面對世界。在活著的時候，能善待他人、珍惜眼前、問心無愧。如此，即使終有一天走向生命盡頭，也能坦然地說一句：「此生，我曾認真地活過。」

很多年輕時看不透的事，到老來才發現：一家平安，比萬貫家財更重要；知己幾人，比虛名浮利更應珍惜。

人生百年匆匆過，歲月數代緩緩流，衣食住行常常顧，生老病死人人有，拼得一生有何用？遊戲人間最逍遙，生命終須歸塵土，皈依極樂化無渺。

無論多麼強壯的人，都可能生病；疾病像暴風雨般，總會在不知不覺間降臨。有時是一場感冒，有時卻是長久的折磨；人在病痛中，才會發現健康並非是理所當然的。

當一個人躺在病床上時，許多平日追逐的名利，忽然變得遙遠；真正重要的，可能只是一口能順暢呼吸的空氣、一頓能安心吃下的飯、一位願意陪伴自己的親人。

莊勇

一切都是誤會



閒話雜談

到寒舍從事家政工作將近三個月的女傭T因要回鄉參加其兒子的畢業典禮，而向我們告假一個星期，結果一走就是將近一個月，連通過手機短信做個交代都沒有，家母又是個愛乾淨且很執著的人，家裡沒有女傭，所有家務她都要親力親為，但畢竟年事已高，很多事情都力不從心，于是四處拜託人給我們介紹妥當的人。剛好二弟家一個傭人跟他們家負責做飯的另一個傭人吵架後鬧著要走，二弟于是想讓她到我們家幫傭，問她是否願意，她表示願意。

為慎重起見，內人向二弟婦打聽關於那位女傭平時的工作表現，二弟婦說她工作馬馬虎虎，經常偷工減料。家母每個月都有一個星期至10天住在二弟家，據她的觀察，也認為該名女傭平時工作經常偷懶，認為若讓她到我們家裡工作，只會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所以決定再另外找人。

第二天早上筆者起床洗臉後，家母告訴我這個傭人不需要人叫，一大早就自動起床開始打掃，並觀察到她原來工作很勤快，所打掃過的地方都是一塵不染。她說看樣子暫時不需要換人，可以再觀察一段時間再另做打算。家母說這個女傭看起來人很「古意」，而且身上連手錶和手機都沒有，看似家境極度清寒，她其實也很不忍心把人趕走，只是總不能把一個什麼都不會做的人留下來。

家母說，星期二晚她準備到房間睡覺時，看到女傭在傭人房裡一直坐著，看起來愁眉苦臉，可能是因為內人告訴她翌日要讓她離開而悶悶不樂的緣故。家母還告訴筆者，她看到女傭這個樣子，很擔心對方會想不開，所以一整晚都不能好好入睡。第二天看到她原來工作如此勤快，立刻放下心頭大石。

內人起床後，家母也告訴她同樣的話，她於是問女傭是否想繼續留下，若想的話她必須學燙衣服，我們會連其他家務一起慢慢教她，只要她肯學，慢一點學會也不要緊，她也表示會努力地學。後來經過溝通後，才知道她之所以第一天報到就整個下午無所事事，是因為家母告訴她自己並不是很精通英語，平時每天應該做些什麼事情，等晚上內人關店回家後再詳細告訴她。而她第一次擦飯桌之所以動作慢吞吞，是因為害怕若太用力不小心把桌子弄壞，不知道要賠多少錢？家母和內人方知道一切都是誤會，經過跟她溝通，以及介紹人的敘述，我們也知道了這個女傭的身世十分可憐，並決定要給她一個機會，希望她能勝任這份工作。

日前家母在電梯遇見同大廈一戶人家的女傭，對方問家母T是否已回來，家母說看樣子是不會回來了，並告訴對方若有認識的合適人選，才麻煩給我們介紹。星期日上午，鄰居的女傭帶了一個女傭到我們家，說要介紹給我們，家母于是就讓她試用一陣子，看是否適合。

當天傍晚筆者下班回家後，家母對我說鄰居介紹了一個女傭過來，不過一整天除了中午飯後洗碗以外，整個下午都是無所事事，擔心到底是否懂得家務工作，以及會不會根本無心工作，只是想混日子而已？晚飯後，內人告訴筆者，已告訴新來的傭人明天早上讓她走，我說不先試用一段時間再作決定嗎？

內人說午飯後她除了洗碗以外，整個下午就是坐在傭人房裡一動也不動，晚飯後看她在擦飯桌的動作慢吞吞的，似

乎一點力氣都沒有。加上她告訴內人她不會燙衣服，所以她跟家母都認為若是留下她，往後將會很頭痛，不如趁早讓她走，我們好再另外找人。

6/3/26 (三)

王焱

脆弱的沉默與無名的事物 (下)

——讀黑鳥詩集《俯仰之間》



特稿

德國詩人諾瓦利斯認為「感知力是一種注意力」。詩歌寫什麼？書寫會枯竭嗎？誠然，黑鳥詩歌的基本內容並不全是來自自我，它還包含了世界萬物。當我們全心全意並且無私地關注它們到時候，事物才會用自己的語言和智慧對我們說話。專注，使詩人黑鳥聽到了萬物之音，不僅是花草、貓狗，還有石頭、霧，甚至於蒼蠅和喝酒的賊。由此，詩歌並非是全然的沉默，更像是為更多無名的事物「代言」。

者，在我與母親電話粥相親相愛的藍本之上，愛恨交織的複雜情感，細碎的怨懟順從在歲月中都轉化為成長後的兒子對老父親的理解與包容；在《追尋你的笑》中，姐姐因病早逝，我在告別的灰白照片中，鏗鼓喧天中追尋姐姐的笑「你在大廳正中的相框裡/看著我，不露聲色」；與妻子爭吵後的怒氣最後以放生螳螂而心緒平和「把它放到窗外/我遠眺夜色，堅硬的目光/漸漸變柔，變淡，變得/跟夜色一樣」（《螳螂》）；對昔日罵我、體罰過我的老師，只是因為其當著全班誇過我的作文，再沒有咬牙切齒的恨意，轉為「甜蜜的陰影」；當我面對孩子的老師時，語言、舉止五體投地地服從，「我花一輩子的禮貌/全給了張老師」，唯願她善待孩子「不讓他一個人/坐在角落的小板凳上」。

存在和意識是外界在我們身體中的投射或倒影。雖然看不見存在和意識的形狀、顏色，我們每個人卻能真切感受到他的強大，如，聽肖邦的降E大調夜曲，能感受到平和，被狗咬會感到生氣與憤怒，外界的作用力在我們身上留下坑坑窪窪的痕跡。把這些作用力釐清，具象化表達，是詩歌結繩記事的使命。

矛盾、鬥爭、無力、錯過，自我的辨認……詩人們真實地寫出對生命和生存的體驗，使詩與思呈現出豐富的面目，並由此帶來詩歌經驗的複雜深度，話語的巨大包容力。（陳超《貧乏中的自我再剝奪》）。

二、抽取生命的石頭，構築詩歌的宮殿（由內向外）

詩人熊焱在詩話訪談中說，「真正的寫作者，是要通過寫作抵達孤獨……成為不與世俗的庸俗和腐朽相同謀的加速器，從一大堆吵吵鬧鬧、面目相似的寫作中呈現出獨一無二的自我。」精讀本書，詩人黑鳥自帶俠氣、粗言俚語，這獨有的話語表達方式讓我印象深刻。這獨有的創作方式完成了有效的言說。

寫歌寫作是語言和生命的相互打開。從寫什麼樣的詩歌，到理想中的詩人模樣，既是為詩歌立傳，更是詩人自我的打磨與塑形。簡·赫斯菲爾德認為「日本詩歌具有繪畫性的特質，其運用外部表現來把握內在的意義。」細讀本書後，突發奇想，詩人的外部表現會不會就是詩歌光合作用的產物？在抽取生命中不輕易流逝的、沉澱下來的、不可撼動的那些或大或小的石頭，一磚一瓦構築起詩歌的宮殿。

剪輯：平行蒙太奇。詩歌是需要精心修飾的「小視頻」，每一幀都是詩人的精挑細選，權衡後的留下與放棄。如何才能做到詩意的有效呈現呢？詩人常採用平行蒙太奇的剪輯方式，將同時同地、同時異地、同地異時、甚至不同時空的兩個鏡頭組接在一起。

詩人似乎受金庸武俠小說的影響，詩作中不乏自帶俠氣的言說，如《武功》中，飛躍、輕功，我在孩子面前把撲克牌扔成飛鏢「我頻頻展示武功/只希望/在我衰老前，他不會/完全揭穿」，有趣又好笑，父子同樂的溫馨畫面，極具畫面感；《天下》「那些年我想闖天下，三分豪氣七分賊心」；《皇帝的新裝》中「我」洋洋得意時，「有什麼方法/能迅速把鞋底的狗屎弄掉」，戲謔的粗言俚語還是比較多的，如《等候天堂來信》中「這裡真他媽熱鬧」，老東西、小鬼、婆娘等。這是詩人文質彬彬的另一面向，是之前我所未見的。在熱點事件中的「在場」本身就是一種立場，是來自加沙的詩集《玫瑰朝上》的參與，總有人始終不曾缺席。

如《不能燃燒》一詩中，「貓在牆上跳舞/藤曼纏繞輕薄」，「手裡裡/水龍頭/夾心餅乾的卡嚓卡嚓聲」兩個同時不同質的事物出現，共同解構「還在微笑/還在唱歌/一邊澆滅一邊煽動/不能燃燒的火」的所指；又如《傾聽》生活中溫暖的日常場景，孩子「有一下沒一下的/亂彈琴」「入夜的蛙聲/清晨的鳥鳴」，與不同時空的我「哭著跑著/要改變命運」平行放置在一起，滴滴答答的琴聲瞬間給人以錯覺，莫不就是命運「她點滴的饋贈」。從相似的情景、事物，或者從相異的事與物中，找到相關聯的東西，提煉生發出獨特的話語意義。

天地之大，我們又能做什麼呢？唯有沉默才是智慧的首選嗎？詩歌能像乒乓球一樣小球推動大球嗎？「對真正的寫作者而言，孤獨不再是一種心境，而是一種能力」詩人熊焱在詩話訪談中指出「能夠在精神上懷疑、否定、反叛這個世界，與世俗的庸俗和腐朽格格不入，拒絕與世俗的庸俗和腐朽同流合污，而葆有精神的獨立與自由。」沉默的言說，選擇詩歌，就是將更多無可名狀的事物挽留。（全文完）

愛意：散敷與輻射。詩人的愛意有如軸心，串起了「我」與他人小小的國。「一旦他接過電話，必是發佈指令」，這是《獨裁者》父親，我生活中唯一的獨裁

菲律賓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asmarina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gp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member:UPMG GROUP